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新
唐
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卷九七——卷一二五

【宋】欧阳修 宋祁 撰

王小甫 等 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唐书卷九七 列传第二二

魏徵 谏

魏徵，字玄成，魏州曲城人。少孤，落魄，弃赀产不营，有大志，通贯书术。

隋乱，诡为道士。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应李密，以徵典书檄。密得宝藏书，辄称善，既闻徵所为，促召之。徵进十策说密，不能用。王世充攻洛口，徵见长史郑颋曰：“魏公虽骤腾，而骁将锐士死伤略尽；又府无见财，战胜不赏。此二者不可以战。若浚池峭垒，旷日持久，贼粮尽且去，我追击之，取胜之道也。”颋曰：“老儒常语耳！”徵不谢去。

后从密来京师，久之未知名。自请安辑山东，乃擢秘书丞，驰驱至黎阳。时李勣尚为密守，徵与书曰：“始魏公起叛徒，振臂大呼，众数十万，威之所被半天下，然而一败不振，卒归唐者，固知天命有所归也。今君处必争之地，不早自图，则大事去矣！”勣得书，遂定计归，而大发粟馈淮安王之军。

会窦建德陷黎阳，获徵，伪拜起居舍人。建德败，与裴矩走入关，隐太子引为洗马。徵见秦王功高，阴劝太子早为计。太子败，王责谓曰：“尔闻吾兄弟，奈何？”答曰：“太子早从徵言，不死今日之祸。”王器其直，无恨意。

即位，拜谏议大夫，封巨鹿县男。当是时，河北州县素事隐、巢者不自安，往往曹伏思乱。徵白太宗曰：“不示至公，祸不可解。”帝

曰：“尔行安喻河北。”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、齐王护军李思行传送京师，徵与其副谋曰：“属有诏，官府旧人普原之。今复执送志安等，谁不自疑者？吾属虽往，人不信。”即贷而后闻。使还，帝悦，日益亲，或引至卧内，访天下事。徵亦自以不世遇，乃展尽底蕴无所隐，凡二百余奏，无不剴切当帝心者。由是拜尚书右丞，兼谏议大夫。

左右有毁徵阿党亲戚者，帝使温彦博按讯，非是。彦博曰：“徵为人臣，不能著形迹，远嫌疑，而被飞谤，是宜责也。”帝谓彦博行让徵。徵见帝，谢曰：“臣闻君臣同心，是谓一体，岂有置至公，事形迹？若上下共由兹路，邦之兴丧未可知也。”帝矍然，曰：“吾悟之矣！”徵顿首曰：“愿陛下俾臣为良臣，毋俾臣为忠臣。”帝曰：“忠、良异乎？”曰：“良臣，稷、契、咎陶也；忠臣，龙逢、比干也。良臣，身荷美名，君都显号，子孙传承，流祚无疆；忠臣，己婴祸诛，君陷昏恶，丧国夷家，只取空名。此其异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因问：“为君者何道而明，何失而暗？”徵曰：“君所以明，兼听也；所以暗，偏信也。尧、舜氏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。虽有共、鯀，不能塞也，靖言庸违，不能惑也。秦二世隐藏其身，以信赵高，天下溃叛而不得闻；梁武帝信朱异，侯景向关而不得闻；隋炀帝信虞世基，贼遍天下而不得闻。故曰，君能兼听，则奸人不得壅蔽，而下情通矣。”

郑仁基息女美而才，皇后建请为充华，典册具。或言许聘矣。徵谏曰：“陛下处台榭，则欲民有栋宇；食膏粱，则欲民有饱适；顾嫔御，则欲民有室家。今郑已约昏，陛下取之，岂为人父母意！”帝痛自咎，即诏停册。

贞观三年，以秘书监参豫朝政。高昌王麴文泰将入朝，西域诸国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献。帝诏文泰使人厌怛纥干迎之。徵曰：“异时文泰入朝，所过供拟不能具，今又加诸国焉，则濒塞州县以乏致罪者众。彼以商贾来，则边人为之利；若宾客之，中国萧然耗矣。汉建武时，西域请置都护、送侍子，光武不许，不以蛮夷弊中国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追止其诏。

于是帝即位四年，岁断死二十九，几至刑措，米斗三钱。先是，

帝尝叹曰：“今大乱之后，其难治乎？”徵曰：“大乱之易治，譬饥人之易食也。”帝曰：“古不云善人为邦百年，然后胜残去杀邪？”答曰：“此不为圣哲论也。圣哲之治，其应如响，期月而可，盖不其难。”封德彝曰：“不然。三代之后，浇诡日滋。秦任法律，汉杂霸道，皆欲治不能，非能治不欲。徵书生，好虚论，徒乱国家，不可听。”徵曰：“五帝、三王不易民以教，行帝道而帝，行王道而王，顾所行何如尔。黄帝逐蚩尤，七十战而胜其乱，因致无为。九黎害德，颡项征之，已克而治。桀为乱，汤放之；纣无道，武王伐之。汤、武身及太平。若人渐浇诡，不复返朴，今当为鬼为魅，尚安得而化哉！”德彝不能对，然心以为不可。帝纳之不疑。至是，天下大治。蛮夷君长袭衣冠，带刀宿卫。东薄海，南逾岭，户阖不闭，行旅不赍粮，取给于道。帝谓群臣曰：“此徵劝我行仁义，既效矣。惜不令封德彝见之！”

俄检校侍中，进爵郡公。帝幸九成宫，宫御舍围川官下。仆射李靖、侍中王珪继至，吏改馆宫御以舍靖、珪。帝闻，怒曰：“威福由是等邪！何轻我官人？”诏并按之。徵曰：“靖、珪皆陛下腹心大臣，官人止后宫扫除隶耳。方大臣出，官吏咨朝廷法式；归来，陛下问人间疾苦。夫官舍，固靖等见官吏之所，吏不可不谒也。至官人则不然，供馈之余无所参承。以此按吏，且骇天下耳目。”帝悟，寝不问。

后宴丹霄楼，酒中谓长孙无忌曰：“魏徵、王珪事隐太子、巢刺王时，诚可恶，我能弃怨用才，无羞古人。然徵每谏我不从，我发言辄不即应，何哉？”徵曰：“臣以事有不可，故谏，若不从辄应，恐遂行之。”帝曰：“第即应，须别陈论，顾不得？”徵曰：“昔舜戒群臣：‘尔无面从，退有后言。’若面从可，方别陈论，此乃后言，非稷、契所以事尧、舜也。”帝大笑曰：“人言徵举动疏慢，我但见其妩媚耳！”徵再拜曰：“陛下导臣使言，所以敢然；若不受，臣敢数批逆鳞哉！”

七年，为侍中。尚书省滞讼不决者，诏徵平治。徵不素习法，但存大体，处事以情，人人悦服。进左光禄大夫、郑国公。多病，辞职，帝曰：“公独不见金在矿何足贵邪？善冶锻而为器，人乃宝之。朕方自比于金，以卿为良匠而加砺焉。卿虽疾，未及衰，庸得便尔？”徵恳

请，数却愈牢。乃拜特进，知门下省事，诏朝章国典参议得失，禄赐、国官、防阁并同职事。

文德皇后既葬，帝即苑中作层观，以望昭陵，引徵同升，徵孰视曰：“臣眊昏，不能见。”帝指示之，徵曰：“此昭陵邪？”帝曰：“然。”徵曰：“臣以为陛下望献陵，若昭陵，臣固见之。”帝泣，为毁观。寻以定五礼，当封一子县男，徵请封孤兄子叔慈。帝怆然曰：“此可以励俗。”即许之。

后幸洛阳，次昭仁宫，多所谴责。徵曰：“隋惟责不献食，或供奉不精，为此无限，而至于亡。故天命陛下代之，正当兢惧戒约，奈何令人悔为不奢。若以为足，今不啻足矣；以为不足，万此宁有足邪？”帝惊曰：“非公不闻此言。”退又上疏曰：

《书》称“明德慎罚”，“惟刑之恤”。《礼》曰：“为上易事，为下易知，则刑不烦。”“上多疑，则百姓惑；下难知，则君长劳。”夫上易事，下易知，君长不劳，百姓不惑，故君有一德，臣无二心。夫刑赏之本，在乎劝善而惩恶。帝王所与，天下画一，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。今之刑赏，或由喜怒，或出好恶。喜则矜刑于法中，怒则求罪于律外；好则钻皮出羽，恶则洗垢索瘢。盖刑滥则小人道长，赏谬则君子道消。小人之恶不惩，君子之善不劝，而望治安刑措，非所闻也。且暇豫而言，皆敦尚孔、老；至于威怒，则专法申、韩。故道德之旨未弘，而饬薄之风先摇。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，张汤轻重其心而汉刑以谬，况人主而自高下乎！顷者罚人，可以供张不贍，或不能从欲，皆非致治之急也。夫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，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，非徒语也。

且我之所代，实在有隋。以隋府藏况今之资储，以隋甲兵况今之士马，以隋户口况今之百姓，挹长度大，曾何等级焉！然隋以富强而丧，动之也；我以贫寡而安，静之也。静之则安，动之则乱，人皆知之，非隐而难见、微而难察也。不蹈平易之途，而遵覆车之辙，何哉？安不思危，治不念乱，存不虑亡也。方隋

未乱，自谓必无乱，未亡，自谓必不亡。所以甲兵亟动，徭役不息，以至戮辱而不悟灭亡之所由也，岂不哀哉！夫监形之美恶，必就止水；监政之安危，必取亡国。《诗》曰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臣愿当今之动静，以隋为鉴，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。思所以危则安矣，思所以乱则治矣，思所以亡则存矣。存亡之所在，在节嗜欲，省游畋，息靡丽，罢不急，慎偏听，近忠厚，远便佞而已。夫守之则易，得之实难。今既得其所难，岂不能保其所易？保之不固，骄奢淫佚有以动之也。

帝宴群臣积翠池，酣乐赋诗。徵赋《西汉》，其卒章曰：“终藉叔孙礼，方知皇帝尊。”帝曰：“徵言未尝不约我以礼。”它日，从容问曰：“比政治若何？”徵见久承平，帝意有所忽，因对曰：“陛下贞观之初，导人使谏。三年以后，见谏者悦而从之。比一二年，勉强受谏，而终不平也。”帝惊曰：“公何物验之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初即位，论元律师死，孙伏伽谏以为法不当死，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，直百万。或曰：‘赏太厚。’答曰：‘朕即位，未有谏者，所以赏之。’此导人使谏也。后柳雄妄诉隋资，有司得，劾其伪，将论死，戴胄奏罪当徒，执之四五然后赦。谓胄曰：‘弟守法如此，不畏滥罚。’此悦而从谏也。近皇甫德参上书言‘修洛阳宫，劳人也；收地租，厚敛也；俗尚高髻，宫中所化也。’陛下恚曰：‘是子使国家不役一人，不收一租，宫人无发，乃称其意。’臣奏：‘人臣上书，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，激切即近讪谤。’于时，陛下虽从臣言，赏帛罢之，意终不平。此难于受谏也。”帝悟曰：“非公无能道此者。人苦不自觉耳！”

先是，帝作飞山宫，徵上疏曰：

隋有天下三十余年，风行万里，威愴殊俗，一旦举而弃之。彼炀帝者，岂恶治安、喜灭亡哉？恃其富强，不虞后患也。驱天下，役万物，以自奉养，子女玉帛是求，宫宇台榭是饰，徭役无时，干戈不休，外示威重，内行险忌，谗邪者进，忠正者退，上下相蒙，人不堪命，以致殒匹夫之手，为天下笑。圣哲乘机，拯其危溺。今宫观台榭，尽居之矣；奇珍异物，尽收之矣；姬姜淑媛，

尽侍于侧矣；四海九州，尽为臣妾矣。若能鉴彼所以亡，念我所以得，焚宝衣，毁广殿，安处卑宫，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废，即仍其旧，除其不急，德之次也。不惟王业之艰难，谓天命可恃，因基增旧，甘心侈靡，使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，斯为下矣。以暴易暴，与乱同道。夫作事不法，后无以观。人怨神怒，则灾害生；灾害生，则祸乱作；祸乱作，而能以身名令终者鲜矣。

是岁，大雨，谷、洛溢，毁宫寺十九，漂居人六百家，徵陈事曰：

臣闻为国基于德礼，保于诚信。诚信立，则下无二情；德礼形，则达者来格。故德礼诚信，国之大纲，不可斯须废也。传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“自古皆有死，人无信不立。”又曰：“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；同令而行，诚在令外。”然则言而不行，言不信也；令而不从，令无诚也。不信之言，不诚之令，君子弗为也。

自王首休明，绵十余载，仓廩愈积，土地益广，然而道德不日博，仁义不日厚，何哉？由待下之情，未尽诚信，虽有善始之勤，而无克终之美。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，谓同心为朋党，告讦为至公，强直为擅权，忠谏为诽谤。谓之朋党，虽忠信可疑；谓之至公，难矫伪无咎。强直者畏擅权而不得尽，忠谏者虑诽谤而不敢与之争。荧惑视听，郁于大道，妨化损德，无斯甚者。

今将致治则委之君子，得失或访诸小人，是誉毁常在小人，而督责常加君子也。夫中智之人，岂无小惠，然虑不及远，虽使竭力尽诚，犹未免倾败，况内怀奸利，承颜顺旨乎？故孔子曰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，未有小人而仁者。”然则君子不能无小恶，恶不积无害于正；小人时有小善，善不积不足以忠。今谓之善人矣，复虑其不信，何异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？故上不信则无以使下，下不信则无以事上。信之为义大矣！

昔齐桓公问管仲曰：“吾欲使酒腐于爵，肉腐于俎，得无害霸乎？”管仲曰：“此固非其善者，然无害霸也。”公曰：“何如而害霸？”曰：“不能知人，害霸也；知而不能用人，害霸也；用而不能

任，害霸也；任而不能信，害霸也；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，害霸也。”晋中行穆伯攻鼓，经年而不能下，馈间伦曰：“鼓之畜夫，间伦知之，请无疲士大夫，而鼓可得。”穆伯不应。左右曰：“不折一戟，不伤一卒，而鼓可得，君奚不为？”穆伯曰：“间伦之为人也，佞而不仁。若使间伦下之，吾不可以不赏，若赏之，是赏佞人也。佞人得志，是使晋国舍仁而为佞，虽得鼓，安用之！”夫穆伯，列国大夫，管仲，霸者之佐，犹能慎于信任，远避佞人，况陛下之上圣乎？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，必怀之以德，待之以信，厉之以义，节之以礼，然后善善而恶恶，审罚而明赏，无为之化何远之有！善善而不能进，恶恶而不能去，罚不及有罪，赏不加有功，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。

帝手诏嘉答。于是，废明德宫玄圃院赐遣水者。

它日，宴群臣，帝曰：“贞观以前，从我定天下，间关草昧，玄龄功也。贞观之后，纳忠谏，正朕违，为国家长利，徵而已。虽古名臣，亦何以加！”亲解佩刀，以赐二人。帝尝问群臣：“徵与诸葛亮孰贤？”岑文本曰：“亮才兼将相，非徵可比。”帝曰：“徵蹈履仁义，以弼朕躬，欲致之尧、舜，虽亮无以抗。”时上封者众，或不切事，帝猷之，欲加譴黜，徵曰：“古者立谤木，欲闻己过。封事，其谤木之遗乎！陛下思闻得失，当恣其所陈。言而是乎，为朝廷之益；非乎，无损于政。”帝悦，皆劳遣之。

十三年，阿史那结社率作乱，云阳石然，自冬至五月不雨，徵上疏极言曰：

臣奉侍帷幄十余年，陛下许臣以仁义之道，守而不失；俭约朴素，终始弗渝。德音在耳，不敢忘也。顷年以来，寝不克终。谨用条陈，裨万分一。

陛下在贞观初，清净寡欲，化被荒外。今万里遣使，市索骏马，并访怪珍。昔汉文帝却千里马，晋武帝焚雉头裘。陛下居常论议，远举尧、舜，今所为，更欲处汉文、晋武下乎？此不克终

一渐也。子贡问治人。孔子曰：“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。”子贡曰：“何畏哉？”对曰：“不以道导之，则吾仇也，若何不畏！”陛下在贞观初，护民之劳，煦之如子，不轻营为。顷既奢肆，思用人力，乃曰：“百姓无事则易骄，劳役则易使。”自古未有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，何有逆畏其骄而为劳役哉？此不克终二渐也。陛下在贞观初，役已以利物，比来纵欲以劳人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，而乐身之事实切诸心。无虑营构，辄曰：“弗为此，不便我身。”推之人情，谁敢复争？此不克终三渐也。在贞观初，亲君子，斥小人。比来轻褻小人，礼重君子。重君子也，恭而远之；轻小人也，狎而近之。近之莫见其非，远之莫见其是。莫见其是，则不待间而疏；莫见其非，则有时而昵。昵小人，疏君子，而欲至治，非所闻也。此不克终四渐也。在贞观初，不贵异物，不作无益。而今难得之货杂然并进，玩好之作无时而息，上奢靡而望下朴素，力役广而冀农业兴，不可得已。此不克终五渐也。贞观之初，求士如渴，贤者所举，即信而任之，取其所长，常恐不及。比来由心好恶，以众贤举而用，以一人毁而弃，虽积年任而信，或一朝疑而斥。夫行有素履，事有成迹，一人之毁未必可信，积年之行不应顿亏。陛下不察其原，以为臧否，使谗佞得行，守道疏间。此不克终六渐也。在贞观初，高居深拱，无田猎毕弋之好。数年之后，志不克固，鹰犬之贡，远及四夷，晨出夕返，驰骋为乐，变起不测，其及救乎？此不克终七渐也。在贞观初，遇下有礼，群情上达。今外官奏事，颜色不接，间因所短，诘其细过，虽有忠款，而不得申。此不克终八渐也。在贞观初，孜孜治道，常若不足。比恃功业之大，负圣智之明，长傲纵欲，无事兴兵，问罪远裔。亲狎者阿旨不肯谏，疏远者畏威不敢言。积而不已，所损非细。此不克终九渐也。贞观初，频年霜旱，畿内户口并就关外，携老扶幼，来往数年，卒无一户亡去。此由陛下矜育抚宁，故死不携贰也。比者疲于徭役，关中之人，劳弊尤甚。杂匠当下，顾而不遣。正兵番上，复别驱任。市物襁属于

廛，递子背望于道。脱有一谷不收，百姓之心，恐不能如前日之怙泰，此不克终十渐也。

夫祸福无门，惟人之召，人无衅焉，妖不妄作。今旱暵之灾，远被郡国，凶丑之孽，起于穀下，此上天示戒，乃陛下恐惧忧勤之日也。千载休期，时难再得，明主可为，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！

疏奏，帝曰：“朕今闻过矣，愿改之，以终善道。有违此言，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！方以所上疏，列为屏障，庶朝夕见之，兼录付史官，使万世知君臣之义。”因赐黄金十斤，马二匹。

高昌平，帝宴两仪殿，叹曰：“高昌若不失德，岂至于亡！然朕亦当自戒，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，庶几获安也。”徵曰：“昔齐桓公与管仲、鲍叔牙、宁戚四人者饮，桓公请叔牙曰：‘盍起为寡人寿？’叔牙奉觞而起曰：‘愿公无忘在莒时，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，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。’桓公避席而谢曰：‘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，则社稷不危矣。’”帝曰：“朕不敢忘布衣时，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。”

帝遣使者至西域立叶护可汗，未还，又遣使赍金帛诸国市马。徵曰：“今立可汗未定，即诣诸国市马，彼必以为意在马，不在立可汗。可汗得立，必不怀恩。诸蕃闻之，以中国薄义重利，未必得马而先失义矣。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，苏则以为惠及四海，则不求自至；求而得之，不足贵也。陛下可不畏苏则言乎！”帝遂止。

是后右仆射缺，欲用徵，徵让，得不拜。皇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交恶，帝曰：“当今忠谏贵重无逾徵，我遣傅皇太子，一天下之望，羽翼固矣。”即拜太子太师。徵以疾辞，诏答曰：“汉太子以四皓为助，我赖公，其义也。公虽卧，可拥全之。”

十七年，疾甚。徵家初无正寝，帝命辍小殿材为营构，五日毕。并赐素褥布被，以从其尚。令中郎将宿其第，动静辄以闻，药膳赐遗无算，中使者缀道。帝亲问疾，屏左右，语终日乃还。后复与太子至

徵第，徵加朝服，拖带。帝悲慙，拊之流涕，问所欲。对曰：“妾不恤纬，而忧宗周之亡！”帝将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，时主亦从，帝曰：“公强视新妇！”徵不能谢。是夕，帝梦徵若平生，及旦，薨。帝临哭，为之恸，罢朝五日。太子举哀西华堂。诏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丧，赠司空、相州都督，谥曰文贞。给羽葆，鼓吹、班剑四十人，陪葬昭陵。将葬，其妻裴辞曰：“徵素俭约，今假一品礼，仪物褒大，非徵志。”见许，乃用素车，白布幃帷，无涂车、白灵。帝登苑西楼，望哭尽哀。晋王奉诏致祭。帝作文于碑，遂书之。又赐家封户九百。

帝后临朝叹曰：“以铜为鉴，可正衣冠；以古为鉴，可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明得失。朕尝保此三鉴，内防已过。今魏徵逝，一鉴亡矣。朕比使人至其家，得书一纸，始半稿，其可识者曰：‘天下之事，有善有恶，任善人则国安，用恶人则国弊。公卿之内，情有爱憎，憎者惟见其恶，爱者止见其善。爱憎之间，所宜详慎。若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，去邪勿疑，任贤勿猜，可以兴矣’，其大略如此。朕顾思之，恐不免斯过。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，知而必谏也。”

徵状貌不逾中人，有志胆，每犯颜进谏，虽逢帝甚怒，神色不徙，而天子亦为霁威。议者谓贲、育不能过。尝上冢还，奏曰：“向闻陛下有关南之行，既办而止，何也？”帝曰：“畏卿，遂停耳。”始，丧乱后，典章湮散，徵奏引诸儒校集秘书，国家图籍粲然完整。尝以《小戴礼》综汇不伦，更作《类礼》二十篇，数年而成。帝美其书，录置内府。帝本以兵定天下，虽已治，不忘经略四夷也。故徵侍宴，奏《破阵武德舞》，则俯首不顾，至《庆善乐》，则谛玩无致，举有所讽切如此。

徵亡，帝思不已，登凌烟阁观画像，赋诗悼痛。闻者媚之，毁短百为。徵尝荐杜正伦、侯君集才任宰相，及正伦以罪黜，君集坐逆诛，嬖人遂指为阿党；又言徵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。帝滋不悦，乃停叔玉昏，而仆所为碑，顾其家衰矣。

辽东之役，高丽、靺鞨犯阵，李勣等力战破之。军还，怅然曰：“魏徵若在，吾有此行邪！”即召其家到行在，赐劳妻子，以少牢祠其

墓，复立碑，恩礼加焉。

四子：叔玉、叔琬、叔璘、叔瑜。叔玉袭爵为光禄少卿。神龙初，以其子膺绍封。叔璘，礼部侍郎，武后时，为酷吏所杀。叔瑜，豫州刺史，善草隶，以笔意传其子华及甥薛稷。世称善书者“前有虞、褚，后有薛、魏”。华为检校太子左庶子、武阳县男。开元中，寝堂火，子孙哭三日，诏百官赴吊。

徵五世孙谟。

谟字申之。擢进士第，同州刺史杨汝士辟为长春宫巡官。文宗读《贞观政要》，思徵贤，诏访其后，汝士荐为右拾遗。谟姿宇魁秀，帝异之。

邕管经略使董昌龄诬杀参军衡方厚，贬淑州司户，俄徙峡州刺史。谟谏曰：“王者赦有罪，唯故无赦，比昌龄专杀不辜，事迹暴章，家人衔冤，万里投诉，狱穷罪得，特被矜贷，中外以为屈法。今又授刺史，复使治人，紊宪章，乖至治，不见其可。”有诏改洪州别驾。

御史中丞李孝本，宗室子，坐李训事诛死，其二女没入宫。谟上言：“陛下即位，不悦声色，于今十年，未始采择。数月以来，稍意声伎，教坊阅选，百十未已，庄宅收市，亶亶有闻。今又取孝本女内之后宫，宗姓不育，宠幸为累，伤治道之本，速尘秽之嫌。谚曰：‘止寒莫若重裘，止谤莫若自修。’惟陛下崇千载之盛德，去一旦之玩好。”帝即出孝本女，诏曰：“乃祖在贞观时，指事直言，无所避，每览国史，朕与嘉之。谟为拾遗，屡有献纳。夫备洒埽于内，非曰声妓，恤宗女之幼，不为渔取，然疑似之间，不可户晓。谟辞深切，其惜我之失，不亦至乎？谟虽居位日浅，朕何爱一官，增直臣之气，其以谟为右补阙。”

先是，帝谓宰相曰：“太宗得徵，参裨阙失，朕今得谟，又能极谏，朕不敢仰希贞观，庶几处无过之地。”教坊有工善为新声者，诏授扬州司马，议者颇言司马品高，郎官、刺史迭处，不可以授贱工，帝意右之。宰相谕谏官勿复言，谟独固谏不可，工降润州司马。荆

南监军吕令璨纵僭卒辱江陵令，观察使韦长避不发，移内枢密使言状。谟劾长任察廉，知监军侵屈官司，不以上闻，私白近臣，乱法度，请明其罚。不报。

俄为起居舍人，帝问：“卿家书诏颇有存者乎？”谟对：“惟故笏在。”诏令上送。郑覃曰：“在人不在笏。”帝曰：“覃不识朕意，此笏乃今甘棠。”帝因敕谟曰：“事有不当，毋嫌论奏。”谟对：“臣顷为谏臣，故得有所陈；今则记言动，不敢侵官。”帝曰：“两省属皆可议朝廷事，而毋辞也！”帝索起居注，谟奏：“古置左、右史，书得失，以存鉴戒。陛下所为善，无畏不书；不善，天下之人亦有以记之。”帝曰：“不然。我既尝观之。”谟曰：“向者取观，史氏为失职，陛下一见，则后来所书必有讳屈，善恶不实，不可以为史，且后代何信哉？”乃止。

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贺兰进兴及党与治军中，反状具，帝自临问，诏命斩囚以徇。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：“狱当与众共之。刑部、大理，法官也，决大狱不与知，律令谓何？请归有司。”未报。谟上言：“事系军，即推军中。如齐民，宜付府县。今狱不在有司，法有轻重，何从而知？”帝停决，诏神策军以官兵留仗内，余付御史台。台惮士良，不敢异，卒皆诛死。擢谏议大夫，兼起居舍人、弘文馆直学士，谟固让不见可，乃拜。

始谟之进，李珣、杨嗣复实推引之。武宗立，谟坐二入党，出为汾州刺史。俄贬信州长史。宣宗嗣位，移郢、商二州刺史。召授给事中，迁御史中丞，发驸马都尉杜中立奸赃，权威缩气。俄兼户部侍郎事，谟奏：“中丞，纪纲所寄，不宜杂领钱谷，乞专治户部。”诏可。顷之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建言：“今天下粗治，惟东宫未立，不早以正人傅导之，非所以存副贰之重。”且泣下，帝为感动。自敬宗后，恶言储嫡事，故公卿无敢开陈者。时帝春秋高，嫡嗣未辨，谟辅政，白发其端，朝议归重。

会詹毗国献象，谟以为非土性，不可畜，请还其献。诏可。河东节度使李业杀降虏，边部震扰，业内恃凭藉，人无敢言者，谟奏徙滑州。迁中书侍郎。大理卿马曙有犀铠数十首，惧而瘞之。奴王庆以

怨告曙藏甲有异谋，按之无它状，投曙岭外，庆免。议者谓奴诉主，法不听。谟引律固争，卒论庆死。累迁门下侍郎，兼户部尚书。

大中十年，以平章事领剑南西川节度使。上疾求代，召拜吏部尚书，用久疾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太子少保。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司徒。

谟为宰相，议事天子前，它相或委抑规讽，惟谟说切无所回畏。宣宗尝曰：“谟名臣孙，有祖风，朕心惮之。”然卒以刚正为令狐绹所忌，谗罢之。

赞曰：君臣之际，顾不难哉！以徵之忠，而太宗之睿，身歿未几，猜潜遽行。始，徵之谏，累数十余万言，至君子小人，未尝不反复为帝言之，以佞邪之乱忠也。久犹不免。故曰：“皓皓者易污，峣峣者难全”，自古所叹云。唐柳芳称“徵死，知不知莫不恨惜，以为三代遗直”。谅哉！谟之论议挺挺，有祖风烈，《诗》所谓“是以似之”者欤！

唐书卷九八

列传第二三

王珪	焘	薛收	元超	元敬	稷	伯阳
马周	载	韦挺	待价	武	万石	

王珪，字叔玠。祖僧辩，梁太尉、尚书令。父颋，北齐乐陵郡太守。世居郿。性沈澹，志量隐正，恬于所遇，交不苟合。隋开皇十三年，召入秘书内省，讎定群书，为太常治礼郎。季父颇，通儒有鉴裁，尤所器许。颇坐汉王谅反，诛，珪亡命南山十余年。

高祖入关，李纲荐署世子府咨议参军事。建成为皇太子，授中舍人，迁中允，礼遇良厚。太子与秦王有隙，帝责珪不能辅导，流嶲州。太子已诛，太宗召为谏议大夫。帝尝曰：“正主御邪臣，不可以致治；正臣事邪主，亦不可以致治。唯君臣同德，则海内安。朕虽不明，幸诸公数相谏正，庶致天下于平。”珪进曰：“古者，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谏不用，则相继以死。今陛下开圣德，收采刍言，臣愿竭狂瞽，佐万分一。”帝可，乃诏谏官随中书、门下及三品官入阁。珪推诚纳善，每存规益，帝益任之。封永宁县男、黄门侍郎，迁侍中。

它日进见，有美人侍帝侧，本庐江王瑗姬也。帝指之曰：“庐江不道，贼其夫而纳其室，何有不亡乎？”珪避席曰：“陛下以庐江为是邪？非邪？”帝曰：“杀人而取妻，乃问朕是非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闻齐桓公之郭，问父老曰：‘郭何故亡？’曰：‘以其善善而恶恶也。’公曰：‘若子之言，乃贤君也，何至于亡？’父老曰：‘不然，郭君善善不能居，恶恶不能去，所以亡。’今陛下知庐江之亡，其姬尚在，窃谓陛下

以为是。审知其非，所谓知恶而不去也。”帝嗟美其言。

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乐律授宫中音家，伎不进，数被让。珪与温彦博同进曰：“孝孙，修谨士，陛下使教女乐，又责谯之，天下其以士为轻乎！”帝怒曰：“卿皆我腹心，乃附下罔上，为人游说邪？”彦博惧，谢罪，珪不谢，曰：“臣本事前宫，罪当死，陛下矜其性命，引置枢密，责以忠效。今疑臣以私，是陛下负臣，臣不负陛下。”帝默然惭，遂罢。明日，语房玄龄曰：“昔武王不用夷、齐，宣王杀杜伯，自古帝王纳谏固难矣。朕夙夜庶几于前圣，昨责珪等，痛自悔，公等勿怨是不进谏也！”

时珪与玄龄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、魏徵同辅政。帝以珪善人物，且知言，因谓曰：“卿标鉴通晤，为朕言玄龄等材，且自谓孰与诸子贤？”对曰：“孜孜奉国，知无不为，臣不如玄龄；兼资文武，出将入相，臣不如靖；敷奏详明，出纳惟允，臣不如彦博；济繁治剧，众務必举，臣不如胄；以谏诤为心，耻君不及尧、舜，臣不如徵。至洁浊扬清，疾恶好善，臣于数子有一日之长。”帝称善。而玄龄等亦以为尽己所长，谓之确论。

进封郡公。坐漏禁近语，左除同州刺史。帝念名臣，俄召拜礼部尚书兼魏王泰师。王见之，为先拜，珪亦以师自居。王问珪何以为忠孝，珪曰：“陛下，王之君，事思尽忠；陛下，王之父，事思尽孝。忠孝可以立身，可以成名。”王曰：“忠孝既闻命矣，愿闻所习。”珪曰：“汉东平王苍称‘为善最乐’，愿王志之。”帝闻，喜曰：“儿可以无过矣！”

子敬直，尚南平公主。是时，诸主下嫁，以帝女贵，未尝行见舅姑礼。珪曰：“主上循法度，吾当受公主谒见，岂为身荣，将以成国家之美。”于是，与夫人坐堂上，主执笄盥馈乃退。其后公主降，有舅姑者备礼，本于珪。

十三年，病，帝遣公主就第省视，复遣民部尚书唐俭增损药膳。卒，年六十九。帝素服哭别次。诏魏王率百官临哭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懿。